

期而名益彰而予期之聽非伯牙亦無所
施其巧列子稱之者貴知音爾若季札之
觀樂達此道矣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一

作一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 且江遠 上進

湯問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
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
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
願王先觀之穆王三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
之越日偃師詣見王王薦之曰與若俱來者
何人也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
趣求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操
其音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
實人也與戚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
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
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華
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
膽心肺脾胃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
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
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
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
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弟子東門賈金指滑釐問偃師之巧以告二子
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解曰雖傳會之物既教之倡是誨之深也
故能歌合律舞應節則其矚目也不足異
矣夫人之巧固有若飛鳶玉楮之妙者是
物而已人為萬物之靈疑不可以傳會而
象之也偃師之所造乃能使趨步俯仰不
殊於人歌則合律舞則應節千變萬化唯
變所適夫然後為至妙也故雖班輸墨翟
之巧亦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也噫人之
有生真齊偃師之巧人常由之而不自悟
至於偃師之造倡亦未矣乃更羨其巧不
亦外乎

甘蠅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
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
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
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
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
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

著而後告我昌以覺懸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視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羽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解曰學不瞬者不以物易已也學規者將以轉物也我不易於物而物為我轉故能見小如大規微如著射之所以中者在我矣此紀昌之所以能貫虱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過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村之端扞之而先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擔不得告術於人

解曰孟子言矢人豈不仁於函人以謂術不可不慎故紀昌既盡飛衛之術於是謀殺飛衛也蓋紀昌之學飛衛之教幾在於唯恐不傷人也必終於此而已矣途家學射於弄既盡弄之道於是殺弄亦以是也

孟子以逢蒙之殺弄為是亦弄有罪焉為其取友之不端也有學射者度公之斯者則安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哉幸哉飛衛之生也蓋非得棘刺以扞其遺矢則必不免矣故君子之務學者不射之射爾

造父之師曰秦夏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夏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夏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所御也齊輕手轡衛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御乎手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術應之於轡得之於應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

開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无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解曰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疑後而先愚者之所暗智者之所察也故習御之道人莫不以為先於掌握之執節秦夏之教乃先使之觀其趣亦猶學射者之先學規為弓者之先為箕為治者之先為裘也由是知雖一技之微學不由師則終莫識其為之之先務雖有智者不能無因而造其妙也造父學之三日而盡其巧何其敏也然而自非執禮甚卑三年不告而執禮愈謹則其學不誠其思不精亦安能得之如是之捷乎以其所得而推之所御無餘術矣且以馬駕車以轡御馬六馬之眾二十四蹄一足差所投則六馬之良皆棄矣御之難也如此是以習御者亦不用目亦不用策視以目則見愈亂而不周驅以策則力愈勞而不整唯內得於中心外應於街

變則險夷急緩而其心常閑進退旋曲而其體常正然後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無餘轍非無餘轍也以言輿輪之無所於窒也無餘地非無餘地也以言險夷之無所於擇也御至於此乃不知是我之御馬馬之駕車也視之若一矣豈不妙哉此造父所以能主穆王之車肆意遠遊過崑崙觀日之所入一日而行萬里也噫執御者微亦甚矣其術之妙一至於此技安足以命之使造父也投其術變而施其所得於道夫孰曰不可楊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審此而已

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邠章立邠章之子曰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取假力於人擔手劍以屠黑卯

解曰黑者陰之色卯者陰之類魏者高顯之所魏黑卯老陰之象也邠者明之盛章者文之成丘者中高之地無邠章老陽之象也丹舍陽來丹則少陽之方浸而長者

也易曰陰疑於陽必戰陽常居於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而陰則退伏矣是於陽不能無暱嫌也故至於方冬用事則戕物入之而殺立邠章焉然陰方盛而一陽之氣已潛萌於黃鍾之宮矣是為來丹故謀報父之讎焉陽體剛是以來丹氣甚猛形甚露方且潛萌是以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唯其體剛故取假力於人擔手劍以屠黑卯也

黑卯悍志絕眾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鏃鏑摧屈而體无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雜穀也

解曰陰以刻制為事又方用事堅冰之時也是以志悍力抗而皮骨非人承刃受矢而痕撻無有視來丹猶雜穀也

來丹之友申侗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侗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眾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

欲

解曰寶劍神器之能宰制者也殷中也與以殷仲春之殷同殷帝之寶劍言冲和之氣宰制陰陽審諦而不妄也其祖得之則其道自古以固存也神器至妙以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故一童子服之而却三軍之眾申侗則能申人之不直者故為來丹謀焉孔周則能周旋於人理之至者故申侗使來丹求劍於若人也執僕御之禮致所尊也請先納妻子質其誠也

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且夕昏明之際其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先方夜則見先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騷然而過隨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

解曰含光則葆光而不曜者也此神之妙萬物而為言也視之不可見以无形也運之不知其有以無用也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則其道密庸也承影則既有影可承矣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皆陰陽之交際於是時反本而求之淡兮似或存終不可得而識也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則鼓舞萬物而無迂於物也宵練則既有體矣方晝則見其影役於陽也方夜則見其光制於陰也然見影而不見光見光而不見影猶未赫然有物也其觸物也騷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則行於萬物生之育之代榮代謝其化無窮也使夫生化者不得不生不化是或物之疾也然神之所為以無有入無間是為隨過隨合雖覺疾也於物無所傷而物亦不能傷我是為不血刃焉傳之十三世則言周歷陰陽之度而其存自古也無施於事是謂無用之用也匣而藏之則其藏深矣未嘗啟封其神無

卻之謂也

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投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解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即其寓於生化之序擬諸形容有若三劍者焉至於宵練始兆於太素而為質之始故來丹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不絕其相生相配之道也與齋七日則一其志而忘其形體也晏陰之間則昏明之交密傳其道也

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頭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出而三招乎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噬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疆彼其厭我哉

解曰牖下陰陽之際也醉而偃則迷而罔

覺之時也陰方隆盛必於其交際罔覺之時始足以害之爾雖然宵練之劍能使物覺疾而不血刃而已故來丹以之斬黑卯則怒其妻曰使我噬疾而腰急以擊黑卯之子則曰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疆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而已矣然而黑卯雖承刃而不覺亦已噬疾而腰急其體自是而日消矣故雖有一之日齋發二之日栗烈俄而春日載陽而小往大來矣人皆觀夫四月維夏不知其本乃自於來丹潛移於一之日也嘗原陰陽之道相生猶父子相偶猶夫婦其迭用也則更生更死其交戰也則更怒更讎因則為疾用事則旺其道雖無待於外其用則寓之於物此陰陽之情也凡物之情態人之云為皆陰陽之役也嘗試以人情物變求之陰陽之情義無一不備故有若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那章來丹搗手劍以屠黑卯之事也然而陰陽之理更王更廢終不能相絕是以來丹雖有屠黑卯之志而

不能殺黑卵也如黑卵而可殺則生化之
理或幾乎息矣若是則魏黑卵何以能殺
丘邱章乎蓋丘邱章已用而為旺者所勝
故可殺也若魏黑卵則方用事而旺安可
殺哉且方是時非獨陽氣潛萌為來丹而
已為魏黑卵者亦既有其妻與其子矣是
以原陰陽之道雖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
而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其生其長其消其
息有不可得而測究者明乎列子之斯言
則其道思過半矣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
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亦刃用之切玉如切
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
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
无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
於誣理哉

解曰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得於西戎之獻
而非中國之有也皇子局於耳目之見聞
而不能博通乎物理之變異遽以為無此
物而傳之者妄非誣理而何列子此篇妙

及於天地之表若女媧之鍊石愚公之移
山夸父之逐日扁鵲之治疾偃師之造倡
來丹之手劍几皆闢無內之至言以坦心
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妙理以開視聽之所
闕如俾膚識淺聞之士皆自局於見聞而
不能深求至理又焉能解其桎梏哉是其
以此終篇之意也

湯問解

萬物之出機入機隨其種性因其情想更相
變易萬形萬狀則有大禹之所不能見伯益
之所不能聞夷堅之所不能志者其變可勝
窮哉雖然其形則異其性則鈞龍伯之國其
人雖大不殊焦僂之心智焦僂之人其形雖
微不殊龍伯之悅惡焦螟為細矣生理亦无
不足鵬鷃為巨矣性量亦無有餘大椿之壽
亦終於死芝菌之夭亦既有生昧者惑於物
變之不齊不明夫其性之不易由是於壽而
傷夭就變而避惡然殺亂終身役役莫之
能止故列子假湯問以別其大小同異巨細
長短要之以至道也求之此篇有若日之遠

近小兒辯之而孔子不能決者有若扁鵲之
治疾而使公扈齊嬰與其二室俱不能相知
者是皆惑於形變而不知其本無不同也苟
知其所同則无往而不一矣故蒲且子之弋
可用以釣弋釣之道可用以治國鄭師文伯
牙以此而妙於琴子期以此而善聽飛衛紀
昌以此而名於射造父以此而精於御偃師
之造倡秦青之善謳亦以此道而已使數子
者投其技而進乎道夫孰曰不然哉凡此萬
物之化皆不能逃乎陰陽之運故終以魏黑
卵以暱嫌殺丘邱章來丹謀殺父之讎高雖
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將欲齊之必得其所
以齊之之道而後可如亦蔑然於萬物之變
而弗顧以為能齊物矣是猶掩目塞耳者自
以謂莫之見聞何能制其坐馳之情哉終之
以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焉為此也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一